

吳宏一◎著

#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D200  
2012/2/24

吳宏一 著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天宏出版社印行

#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

著作人：吳宏一

發行人：李榮發

法律顧問：曾孝賢律師

---

出版者：天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37巷7號2樓

電話：02-2523-5578

傳真：02-2564-3976

電子郵件：reedtanhong@gmail.com

郵撥帳號：50180419

---

總經銷：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桃園市春日路1492之8號4樓

電話：03-2717085

傳真：03-3556521

---

印刷者：久忠實業有限公司

---

出版日期：2011年3月29日初版

編號：B001

---

定價：280元

---

ISBN：978-986-86987-2-7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1999年攝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就職演講前

## 目錄

- 前言……………三
- 壹、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七
- 貳、中國文學演變中的時間意識……………五七
- 參、中華文化的文學省思……………六七
- 肆、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的現代化……………九一
- 伍、唐宋詩詞中的顏色字……………一一三
- 以歐陽修的一首七絕為討論重心

陸、談幾首描寫人生的浣溪沙詞

一五七

——為迎陵師八十壽慶而作

柒、論文學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一八五

——從香港文學的跨地域性說起

校後記

二〇九

# 前 言

收錄在這本書裡的七篇論文，分別發表在下列的學術期刊及論文集集中，茲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篇〈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原是一九九九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就職典禮上的講稿，除了學校出版專冊之外，初稿曾經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一九九九年第六期；不久又增訂附注，修訂稿發表於北京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一九九九年第六期。該文討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在思想文化的新舊衝突下，在政治社會的急遽變遷中，遭遇到什麼樣的困境。文中分別從文學觀念、理論系統、研究方法等方面，來探討問題的癥結所在，同時思考如何尋找出路。收入本書的，是後來的修訂稿。

第二篇〈中國文學演變中的時間意識〉，原是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參加上海復旦大

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主辦「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國際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初稿發表於香港《明報月刊》第三十七卷第二期，後來全稿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版的會議論文集。該文討論中國文學史上有關「古」與「今」、「新」與「舊」的一些觀念。

第一、二篇談的是有關中國文學的問題，第三、四篇所談的，則是從較寬廣的文化觀點，來看待中國文學應該如何承衍傳統，邁向現代。

第三篇〈中華文化的文學省思〉，原是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主辦「中華文化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論文，後來收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所出版的《中華文化與廿一世紀》論集中。這一篇論文，和我為台北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庫」所寫的〈從人文化成到文學轉型〉一文，是姊妹篇，觀點相近，繁簡則頗有不同。因版權所限，〈從人文化成到文學轉型〉一文，暫時不能收入本書。

第四篇〈傳統文化與古籍整理的現代化〉，是我多年來從事經典古籍如何普及化、如何現代化時常常思考的問題。我常面臨兩個難題：一個是有些人根本不看經典古籍，認為只要是傳統的東西必然落伍；一個是有些文史研究者，瞧不起注釋譯介的文字，認為那沒有學術價值。所以這篇論文，雖然在一九九九年，曾分別在香港大學

與南京大學合辦的「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社會論壇」、美國史丹福大學主辦的「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現代詮釋學術研討會」、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主辦的「人文學研討會」上，先後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若干觀點報告，但都因篇幅短，時間不夠，討論不能深入，未能引起學者的注意。二〇〇二年六月，北京中華書局主辦「廿一世紀中華文化學術研討會」，我才能在忙碌之中，再度筆之於書，提供與會學者參考。後來此文就收在該局所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我多年來所從事的經典普及工作，其動機信念俱見於此。我非常希望有人作更寬廣更深入的討論。

第五篇〈唐宋詩詞中的顏色字〉和第六篇〈談幾首描寫人生的浣溪沙詞〉，都從比較所謂「現代」的觀點來析論傳統舊詩詞，分別用來紀念鄭因百老師的百歲冥誕，和慶祝葉迦陵老師的八十華誕。他們都是我一直敬愛感念的老師，無論是治學或為人，都曾給了我很多啓發。前者發表於二〇〇五年台大中文系主編的《鄭因百先生百歲冥誕紀念論文集》以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二〇〇七年春之卷。在此之前，曾以同題在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湖南師範大學、雲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韓國高麗大學等校，演講過主要的內容。後者發表於天津南開大學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出版的《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紀念文集》。在此之前，也曾

以同題在北京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南京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校演講過。當時的反應都頗為熱烈，有些師生在聽後也曾給了我一些寶貴的意見。

第七篇〈論文學的獨特性與共通性〉，是我應香港藝術發展局二〇〇六年香港文學節「兩岸三地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研討會」而作。除了發表在該局專冊之外，也發表於香港文學研究出版社《文學研究》二〇〇六年秋之卷，以及《北京大學學報》二〇〇七年第六期。有的是轉載，有的則文字經過修訂。在香港教書多年，擔任藝術發展局審批員及顧問多年，這是我唯一為該局所寫的論文，從中應可看出我對兩岸三地近現當代文學的一些看法。

從第一篇到第七篇，儘管題目不同，內容討論的重點也不一樣，但它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它們所談的，都是有關中國文學的「古」與「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以及文學研究所常遭遇的困難和如何尋求出路的問題。所以，我把它們合在一起，彙為一集，以首篇命題，來貢獻給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同時就正於學界先進。

吳宏一 自序於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 中國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出路

## 一、

首先，我想應該對題目的「中國文學研究」，稍加界說。文學研究和文學創作的意義並不相同。文學創作，重在藝術的創造，表現的是作者的才情；而文學研究則屬於科學的範圍，要求的是研究者必須具備思辨的能力。<sup>1</sup>廣義的文學研究，還可以包括具有系統的傳箋注疏、鑑賞和批評在內。<sup>2</sup>一般說來，文學研究是伴隨著文學創作而來的。中國文學因為歷史悠久，名家輩出而佳作如林，所以伴隨而來的，有關中國文學的種種研究論著，數量也就相當可觀，可謂同樣淵遠而流長，在歷代的文壇上，並開而爭茂，互相輝映。就前者而言，有如韓昌黎所說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就後者而言，也正如陶淵明所說的那樣，值得我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文學的詮釋、鑑賞、批評和研究，都要經過「疑義相與析」的階段，才能達到

「奇文共欣賞」的境界。因此我今天題目所說的「中國文學研究」，討論的不是歷代文學創作本身，而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再批評，中國文學研究的再研究。

十年來，或許由於二十世紀已近尾聲，所以在大陸、台灣以至新加坡等地，都分別舉辦過有關中國文學研究回顧與前瞻的學術討論會，對本世紀以來的研究成果，作不同層面的檢討。<sup>3</sup>更值得注意的是，最近這三幾年來，大陸出版了很多種前所未有的，有關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之類的專著，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觀念、理論和方法，做了頗為詳細的歸納與分析，並且對中國文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與解決之道，提出了若干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sup>4</sup>我今天報告的題目，就是對此而發的。

在涉入正題之前，我還有以下幾點補充說明：

(一)、有人說中國古典文學到了五四運動以後，發生重大的變革，從此文學有了新舊之分。就文學研究者來說，這樣的說法可以成立，但對時間的認定，則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不是「五四」，而是辛亥革命、民國建立；或者是庚子事變，也就是一九〇〇年，本世紀開始的那一年；更有人推而上之，以為應該是鴉片戰爭以後就

開始的。我以為這些說法各有各的道理，但都不如用「清末民初」一詞來加以概括，比較周洽通融。<sup>5</sup> 因為文學風氣的轉變，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它總有一段醞釀的過程。因此，我報告中常常用「清末民初」這一個看似籠統卻反而切合實際的概念。

(二)、中外學者都有人說，真正的中國文學研究，是從二十世紀才開始的，目前還在墾拓階段。<sup>6</sup> 這種說法未必盡人同意。但如果這說的是，採用新文學的觀念，有系統的理論和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我個人倒是非常贊成。其實，我這篇文章所涉及的範圍，也就是這些。

(三)、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也相信，古代文學的發展在經歷不同階段時，無論是創作或研究，一定也難免有其不同的困境。清末民初以前，歷史雖久，卻千百年如一日，變動較小；清末民初以後，雖然時間還不長，卻日新月異，變化較大。因此本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研究，無論是觀念、理論及方法，其種類之繁、牽涉之廣、轉變之快，以及其所面臨的困境，一定也較以前為多。王維詩說的：「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底下就分別從文學觀念、理論系統、研究方法幾方面，來談這些問題。

## 一一、

先從文學觀念說起。

古人所說的文學，可以泛指一切文章，是一種經史子集可以無所不包，甚至囊括一切文字的「大文學」的觀念。古人雖然曾有文筆之分、駢散之分的討論，可是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都還有人（像章太炎）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sup>7</sup>顯然和現代人所謂的新文學，頗不相同。清末民初之後，新文學的語言，以白話取代了文言，要求通俗易懂，不再以典雅相尚；新文學主張文學應富於感情，長於敘述，重視想像力，不排斥虛構，不像舊文學那樣主張徵實尚用，因此，將古代策論、奏議之類的議論文、應用文，趕出文學的範圍，也把經史百家等歷史哲學之類的著作，擯棄在文學之外，而把古人視為末技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戲劇，地位提得很高，迎進文學的殿堂，幾乎凌駕於傳統的正統文學詩文之上。其他，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sup>8</sup>

同時，提倡新文學的人，受到歐西等外來文學新觀念的影響，逐漸接受了新的文學分類法，把中國文學分爲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大類，有的另加文學批評一類。其中散文和小說的分類觀念，與傳統觀念差別最大，也最容易引起研究者的爭論。

先說散文。古人所說的散文，指散行的文字，因此，與韻文相對，也與駢文相對。這是從用筆形式來下界說的，因此古代有人把小說歸入散文一類。至於散文的題材，以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爲例，就分爲〈論辨〉、〈書說〉、〈序跋〉、〈奏議〉等十三類，可以想見內容的龐雜。這跟現代人所說的散文當然不一樣。

受到新文化動的影響，劉半農早在一九一七年就說過這樣的話：「所謂散文，亦文學之散文，而非文字之散文」，<sup>9</sup>一九一八以後，傅斯年等人更將散文與小說分開，而與詩歌、戲劇並列。他們強調文學應該是抒發情感，講求藝術技巧，而非只是文字的堆砌。甚至有人（像周作人）以爲只有明清小品之類的作品，才可以算是散文。<sup>10</sup>他們認爲散文是表現自我的真情實感和實際的生活體驗，和小說多出於虛構是不同的，所以二者應當分別觀之。

事實上，現代人這樣的散文觀念，是無法概括中國古代散文的。譬如說，古文中章表奏議之類的文章，像諸葛亮的〈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誰能夠說它們不是抒發真情實感、具有高度藝術技巧的文學作品呢？可見用現代人的散文觀念，會「一刀切」，把中國古代很多優秀的散文作品擯棄在外。而且中國古代文學作品，本來就有其獨具的形式和特質，像辭賦和駢文這一類的作品，非詩非文，亦韻亦散，連美國著名漢學家James R. Hightower也說這種形式是西方文學中找不到的，無法以西方的文類觀念來歸納。<sup>11</sup>更進一步說，經史古籍中像《左傳》之善於描寫戰爭，《史記》之善於刻劃人物，諸子百家中《孟子》、《莊子》、《韓非子》之善於取譬說理，又何嘗不合乎文學散文的要求？

本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研究論著中，關於詩歌、小說、戲劇的理論批評極多，而涉及古文理論批評的，相形之下，卻少之又少，這是不是跟現代人對散文觀念尚未釐好，而範圍又畫地自限，縮得太小，有密切的關係呢？

至於小說的觀念，清末民初以來，也一直未能釐清。

古人所說的「小說」，從《莊子·外物》篇開始，一直是「小道」「殘叢小語」

的意思，<sup>12</sup> 換句話說，是末技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藝兒。班固《漢書·藝文志》就是如此解釋它的：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宏一案、應作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sup>13</sup>

可見班固把小說家擺在「諸子」九流十家之末，聊備一格而已，是明顯的視之爲不入流。一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紀昀把古代小說歸納爲「敘述雜事」、「紀錄舊聞」、「綴輯瑣語」，都是一脈相承的觀念。起先，古人將它歸入子部，後來又歸入史部，也正說明它的性質雜而不純，難以歸類。說它是子書，卻不像孟子的善辯、莊子的奇肆；說它是史書，卻又常常「真假相半」。<sup>14</sup> 因此一直被微實尚質的古人冷落在一旁。雖然從唐傳奇和宋元話本開始，敘述委婉，作意好奇，近於現代人所謂的小說，但文白韻散，兼而有之，也因此，按古人的韻散分類，它曾被視爲散文；按近代的分法，它又一度與戲曲、彈詞等，混爲一談。<sup>15</sup> 反而是被現代人奉爲古代小說名著